

三病琅

餘逸瑯

贅漫漫

筆記鈔



233

三
餘
贅
筆
都
印
著

中
華
書
局

三餘贅筆

此據續知不足齋叢
書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三餘贅筆全

夜半日出

吳郡都印著

漢封禪記云。泰山東山名曰日觀。雞一鳴時見日始出。近閱島夷志云。琉球國有大崎山。極高峻。夜半登之。望陽谷日出。紅光燭天。山頂爲之俱明。又宋學士集云。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。雞初號。遙見東方日出。輪赤如火。流光燭海波。閃爍不定。唐人詩云。海岸夜深嘗見日。非虛語也。

古字相反

古字有相反者。武王曰。予有亂臣十人。是以亂爲治也。易曰。天地盈虛。與時消息。是以息爲長也。易曰。同心之言。其臭如蘭。禮曰。衿纓皆佩容臭。是以臭爲香也。禮曰。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。是以坐爲跪也。如此類者甚多。

飲食必祭

古人每飲食必祭。未有不祭而飲食者。今之釋老。食時猶祭。而士大夫乃反不行。古云禮失而求之野。此亦可見。

十友十二客

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。各爲之詞。茶蘼韻友。茉莉雅友。瑞香殊友。荷花浮友。巖桂仙友。海棠名友。菊花佳友。芍藥靈友。梅花清友。梔子禪友。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。各詩一章。牡丹賞客。梅清客。菊壽客。瑞香佳客。丁香素客。蘭幽客。蓮靜客。茶蘼雅客。桂仙客。薔薇野客。茉莉遠客。芍藥近客。敏叔名景修。宋禮部郎中吳中人。

傳書鴿

鳥之中惟鴿性最馴。人家多愛蓄之。每放數十里。或百里外。皆能自返。亦能爲人傳書。昔人謂之飛奴。一友言家有老僕。正統間。嘗以事往淮陽。一日大風雨。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。困甚。主人將取烹之。見其足繫書一封。裹以油紙。視其封。蓋此鴿自京師來。才三日耳。主人憐之。不敢啓封。乾其羽毛。縱使飛去。

艾一壯

醫家用艾一灼。謂之一壯。沈存中云。以壯人爲法。其言若干壯。壯人當依此數。老幼羸弱量力減之。

梓潼神

梓潼神祠在處有之。而學宮事之尤謹。按梓潼爲四川屬縣。四川上直參宿。參有忠良孝謹之象。其山水深厚。爲神明之所宅。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。主賞功進爵。故擢科之士往事之。或謂神爲張宿之精。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。其說不可深考。

晝夜百刻

晝夜有十二時。十二時有百刻。一時八刻。以十二時計之。止九十六刻。餘四刻不知何在。或以問予。予曰。天地之間。不過陰陽兩端而已。晝夜者。陰陽之象也。以晝夜而分之。則有十二時。以十二時而分之。則有百刻。以百刻而細分之。則又有六千分焉。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。蓋陰陽無窮盡者。愈推則愈有。姑以六千分而爲之限耳。故以一刻言之。則得六十分。八刻六八四八十分。亦多二十分。蓋八刻有上四刻。下四刻。上四刻如初刻正也。有初初刻多十分焉。合二百四十分。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。

吳綾出火

吳綾爲裳。暗室中力持曳。以手摩之。良久火星星出。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。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。人服之。體氣蒸鬱。宜其致火也。

論語辯惑

金翰林學士王若虛。嘗著論語辯惑。其總論曰。解論語者有三過焉。過於深也。過於高也。過於厚也。聖人之言。亦人情而已。是以明白而易知。中庸而可久。學者求之太過。則其論雖美。而要爲失其實。亦何貴乎此哉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子貢自謂其不得聞。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。問死問鬼神。夫子不以告子路。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。終篇堯舜禹湯之事。寂寥殘缺。不當強解。而或謂聖學所傳。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。若是之類。皆過於深者也。聖人雖無名利之心。然常就名利以誘人。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。故雖中下之人。皆可企而及。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。如曰。不患莫己知。求爲可知也。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。而謝

顯道曰。是猶有求名之意。非聖人之至論。子張學干祿。夫子爲言得祿之道。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。而張九成曰。聖人之門。無爲人謀求利之說。祿之爲義。自足而已。甯武子邦無道則愚。夫子以爲不可及。楊龜山曰。有知愚之名。則非行其所無事。言不可及。則過乎中道矣。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。夫子以爲君子。而張南軒曰。此猶有卷懷之意。未及乎潛龍之隱見。果聖人之旨乎。若是之類。皆過於高者也。凡人有好則有惡。有喜則有怒。有譽則有毀。聖人亦何以異哉。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。凡忿疾譏斥之詞。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。子曰。四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。已年四十而見惡焉。其終也已。人固有晚而改節者。然概觀之。亦可以見其終身矣。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。子貢問當時從政者。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。蓋師弟之間。商乎真語。何害於德。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詞。至於杖叩原壤。呼之爲賊。此其鄙棄無復可疑。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。若是之類。皆過於厚者也。知此三者。而聖人之實著矣。若虛字從之。博學有高才。詩學白樂天。文以歐蘇爲正脈。平生於經解不喜張九成。史例不取宋子京。詩不愛黃魯直。著論辯之。凡數百條。遺山元好問嘗表其墓。

鹿角

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。謂之鹿角。蓋鹿性警。羣居則環其角。圓圍如陣。以防人物之害。軍中寨柵埋樹木外。向亦名曰鹿角。

道家南北二宗

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。其南宗者。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。以授漢鍾離權。權授唐進士呂巖。遼進士劉操。操授宋張伯端。伯端授石泰。泰授薛道光。道光授陳摶。摶授白玉蟾。玉蟾授彭相。其北宗者。謂呂巖授金王嘉。嘉授七弟子。其一王處機。次譚處端。次劉處玄。次王處一。次郝大通。次馬珏。及珏之妻孫不二。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。其名始嘉。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。馬珏夫婦築庵事之。題曰全真。由是四方之人。凡宗其道者。皆號全真道士。

淫沛

浙中人家水溝。多用陶瓦爲之。如窰突狀。名之曰淫。取其流通不壅滯也。此地少水。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。遇旱歲。開以灌田。名之曰沛。取沛然之義也。

風馬牛

書云。馬牛其風。左氏傳云。風馬牛不相及。蓋牛順物乘風而行。則順。馬健。物逆風而行。則健。

蕈

蕈生背陽溼地。風味殊美。然間有毒者。食之。往往殺人。周公謹齊東野語。嘗載其事。近傳一法。煮時和燈心草。或以銀簪淬之。若燈心與簪色黑。即有毒。棄之勿食。

辯鳥雌雄

鳥雌雄不可辯者。視其翼。左掩右爲雄。右掩左爲雌。一說。拔其毛置水中。沉者爲雄。浮者爲雌。

戒指

今世俗用金銀爲環。置於婦人指間。謂之戒指。按詩注。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。女史書其月日。授之以環。以進退之。生子月辰。以金環退之。當御者。以銀環進之。著於左手。既御者。著於右手。事無大小。記以成法。則世俗之名戒指者。有自來矣。

老醫少卜

世言老醫少卜。則醫者以年老爲貴。卜者以年少爲貴。老醫人皆知之。問之少卜。不知何謂。按王彥輔塵史云。老取其閱。少取其決。乃知俗語其來久矣。

鍾馗歷日表

唐故事。歲暮賜羣臣歷日。并畫鍾馗。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歷日表云。圖寫威神。驅除羣厲。頒行元歷。敬授四時。弛張有嚴。光增門戶之貴。動用協吉。常爲掌握之珍。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歷日表云。續其神象。表去厲之方。類以歷書。敬授時之始。

急須僕憎

吳人呼暖酒器爲急須。呼暖飲食具爲僕憎。急須者。以其應急而用。吳人謂須爲蘇。故其音同。僕憎以銅爲之。言仆者不得。窃食。故憎之也。

說虎軒

宋鄉先生范文穆公愛談虎事。嘗搆一軒。榜曰說虎。予齋居無事。客有談及此者。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。虎類能識人氣。未至百步。輒伏而嗥。聲震山谷。須臾奮躍搏人。人有勇者。不爲之動。虎止而坐。逡巡弭耳而去。又虎骨甚異。雖咫尺淺草。能身伏身露。及其號然作聲。則鬼然大矣。又虎不食小兒。兒癡不知虎之可懼。故不得而食。兼不食醉人。必坐守以俟其醒。非俟其醒。俟其懼也。又人或羅虎口。其神魂被虎所役。往往爲之前導。今之人。凡死於虎者。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。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。是鬼之爲也。又虎餓則兼果實皆啖。不特獸也。凡食男子。必自勢起。婦人必自乳起。惟不食婦人之陰。或遇之者。當作勢與之敵。而屢退。引至曲路。即可避去。蓋虎不行曲路故也。又虎食犬則醉。犬虎之酒也。

白樂天愛姬

白樂天有愛姬樊素。善歌。小蠻善舞。嘗有詩曰。櫻桃樊素口。楊柳小蠻腰。他日又有詩云。菱角執笙簧。谷兒抹琵琶。紅綃信手舞。紫綃隨意歌。注云。菱谷紅紫皆小賊獲名。則樂天之侍兒。蓋不止於蠻素。而蠻素特其尤耳。

雷公電母

俗呼雷電爲雷公電母。然亦有所本。易曰。震爲雷。離爲電。震長男。陽也。而雷出天之陽氣。故俗云雷公。離爲中女。陰也。而電出地之陰氣。故俗云電母。

彖象

或問易之彖象何以取義。予曰：繫辭已有明說，不必深究。舊嘗見一說云：二字皆假獸以名。彖爲大豕，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，故統論一卦之體，取以喻之。象有六牙，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。

鬚眉髮

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。而鬚下生，眉橫生，髮上生。或問予亦有說乎？予曰：鬚，腎屬也。腎爲水，水潤下，故鬚下生。眉，肝屬也。肝爲木，木旁敷，故眉橫生。髮，心屬也。心爲火，火炎上，故髮上生。

古玉器

古玉器有奇特細巧，非人所能雕琢者。多傳鬼工所爲。予曰：非也。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脂也。所刻按本草云：蝦蟆能合玉石。陶隱居亦云：其肪塗玉，則刻之如蠟。但肪不可多得，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，亦軟滑易琢，惜未嘗試耳。

二十三十字

二十三十二字，按說文二十作廿，音入二十并也。并，先合反。三十之省便，古文也。國語云：行玉二十數者，正作此字。泰山秦碑亦云：皇帝臨立二十有六季，則又以四字爲句，而以二十爲一，尤明白矣。

角三弄

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，相傳爲曹子建作。其初弄曰：爲君難，爲臣亦難，難又難，再弄曰：創業難，守成亦難，難又難。三弄曰：起家難，保家亦難，難又難。今角音之鳴鳴者，皆難字之曳聲耳。